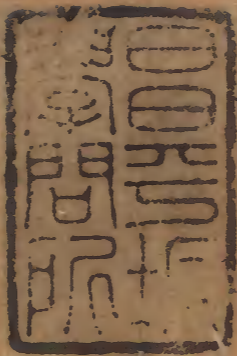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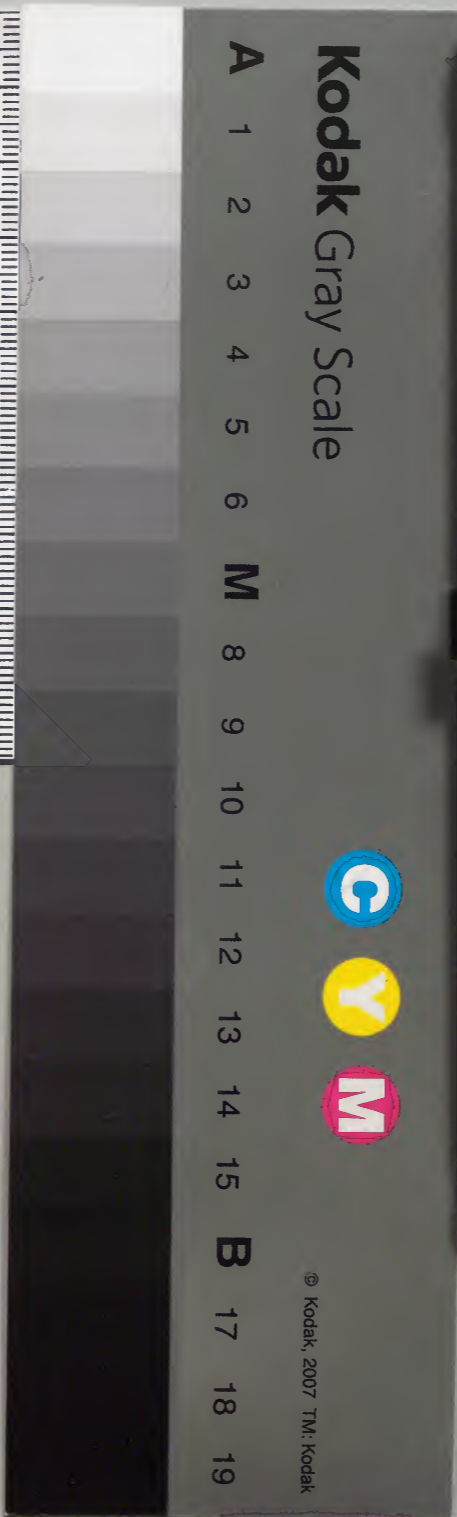
五倫書

六十



庫文閣内	
三九	二八
兩	五
一	七
二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21)	
函號	299	102



五倫書卷之六十

兄弟

御寶嘉言

書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彼彼岡号瞻望兄号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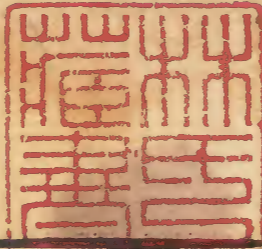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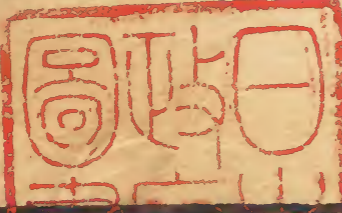
○春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闕于墻外禦其侮○儻

豈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伯氏吹簫仲氏吹篳○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豈伊無人兄弟匪他○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

淺草文庫



交相為瘡○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春秋左氏傳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梁傳曰兄弟天倫也

論語兄弟怡怡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夫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孝經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荀卿曰為人兄慈愛而見友為人弟敬詘而不恃

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

右擊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共業遊則共

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

各子其子雖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姒之比兄

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其恩猶方底

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

去

張載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

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

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善行

兄弟

虞舜異母弟象性傲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不藏怒宿

怨封之有庫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以富貴之

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叔齊亦不肯立俱逃去國人立其中子

周太伯與弟仲雍皆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蛮以避季歷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列國末穆公本宣公之弟宣公以其子與夷幼傳位於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汝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王社稷寡人雖死亦

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君之子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王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愛後妻之子目夷茲父亦愛之言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臣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

使人召茲父曰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衛公子壽者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公子朔之同母兄也其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其母不能止乃戒之曰壽無為朋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伋至痛壽代已之死涕泣悲哀載其屍還竟而自殺

吳季子札者王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曰遏次曰餘

祭次日夷昧札其季也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遏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遏謂諸弟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約以次繼立必致國于季子故遏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于外夷昧之子僚遂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遏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季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號延陵季子

漢陳伯家貧與弟平同居平好讀書不事生產伯力耕縱
 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疾之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
 逐其婦

上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
 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
 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
 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
 受

王琳字巨尉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

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賊
 為取捕琳自縛詣賊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之

許武建武中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
 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
 強者二弟所得並皆劣少鄉人皆鄙武貪而稱弟能讓
 由是晏等俱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
 竊聲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
 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
 中翕然稱之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莽時廢為庶人家彭城紆性慈篤

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同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賊章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其孤幼教誨問學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姪皆愧而改過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听殺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挾兵結客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

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鄭均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辭止不取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揚厚廣漢新都人厚母初與前母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意恩養博加篤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為諸生分祿俸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厨食甘美輒減以遺寄魯朱扶風以恭憐弟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後令中牟位至司徒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所將亨之孝聞
 縛請賊曰禮久餓羸疾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釋
 之曰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得復往報賊頭就
 亨衆異之遂不害明帝聞其行召拜諫議大夫
 班固以父虜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
 而有入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
 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覆考不能自明
 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其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
 書明帝甚奇之召除蘭臺令史
 劉愷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而避封
 和帝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
 矣請絕國

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上納
 之詔下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
 遺意致國弟憲逃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
 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待中愷之入朝
 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
 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
 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安帝時為中牟令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遍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

此難以久安。須思分異充偽。酬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亦充於坐中。前疏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子兄弟。罪合遣片。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姜肱彭城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嘗同被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適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良。定相侵犯。乃兩釋之。

晉王覽字玄通。瑯琊人。與兄祥友愛甚篤。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未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厚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趨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覆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弊。遂止。

庾袞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痛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袞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瘳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

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始知疾厲之不能相染也劉洛中山人縣差充征弟與私代之背軍逃歸州以洛名捕斬興詣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代洛死洛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慮囚者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後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價密留儁元直西於途乞步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念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

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此儁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亦載

南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鄉行至西塞山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止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埋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人以為精誠所致也武帝聞而嘉之

蔡廓考城人其心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

嘗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
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益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
相供無容別寄

謝弘微爲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兄曜歷御史中丞卒
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除猶不敢魚肉沙門釋慧
琳詣弘微與之共食見其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
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
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
實未能已遂感咽廢食歔歔不自勝

吳欣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太子
遣軍主華欽討之慰之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

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

孫棘彭城人孝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
愛時發民爲軍薩代棘行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
許氏又遙屬棘曰君當閉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
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憾太守
張岱表聞詔原之仍榜其門

後魏楊播與弟椿津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
剛毅椿津恭謙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
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
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
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

而津常日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椿每近山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
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泗州椿
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
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
服同爨庭無間言當世莫逮焉

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同產
操業相伴特相友愛遂請於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
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光韶性嚴毅聲
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則謂為
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裴脩早喪父二弟三妹並幼弱脩撫養訓誨甚至弟務
早世脩哭之慟行道不忍聞愛育孤姪過於已子及將
異居田宅奴婢悉推與之

房景伯性淳和通知書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嘗寢疾
弟景先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形容毀瘁見者憐之景先
亡景伯蔬食及期哀痛如親喪幼弟景遠亦終喪哭臨
不入內寢鄉里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時除
清河太守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
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温顏色一
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

有無共之

裴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之後未嘗獨食弱冠列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列相訟安祖以禮義責讓之明日兄弟相率謝罪

北齊陸印文宣天保初為吏部郎中遭母喪毀瘠成疾頓伏牀枕弟搏遇疾臨終謂家人曰太兄居病若此性至慈愛搏死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家人至祖載方始告之印聞一慟而絕朝野悲之吳達之以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

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閒廢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盧操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二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二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引繩如僮僕二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相謂曰不意二賊有此令兄某干犯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母亡訓養二弟恩愛沒身不衰

唐李知本事親篤至與其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其用
僮僕皆無間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
往依者五百餘室皆賴以免

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火燎其鬢姊曰僕妾
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姊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
姊煮粥其可得乎

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
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
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
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

岑文本棘陽人太宗特拜中書令任職久資錫豐饒皆

冷弟文昭王之文昭時為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曰
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對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
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
帝愍其意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開元初
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
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鄴州別駕與臣
各在下方同心離居竟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
盡力報國死無所恨玄宗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為忻州
刺史

陸景融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管景融諫不入則自楚

母為損威人多其友弟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事親有至性母歿居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貫蓄納管論於妯娌光進命返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掌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宋王且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且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杜衍前母有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衍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

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衍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

范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純仁侍疾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祕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

張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綺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娶窮蹙不使一人失所

司馬且與弟光友愛篤至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
 之如嬰兒每食必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
 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且居夏縣有園沼勝於光
 歲一往省且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
 事且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且引大義
 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
 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
 聞此皆欣然稱且曰長者之言也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甚謹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
 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汝方聞汝礪沒即棄官歸論
 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調給或為置義莊

余天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弟天任友愛至篤天任
 為兵部尚書方未任貧時兄弟率更衣以出嘗終歲同
 衾其從子晦出師全蜀亦嘗置義莊以贍宗族

呂祖儉祖讓之弟也受業祖讓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
 會祖讓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暮喪
 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

范正平純仁之子蔡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
 李儀之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
 之意遂逮正平儀之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
 正思曰議行狀時兄友嘗窺竅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
 也兄何為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

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

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襲十二年兄彥雲惟
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逾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祈
籍及五年而兄之半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
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襲意
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
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王家務即取分書
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欠逋負以已諸錢
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
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鄭德珪與弟德璋孝友天至晝則懸几案夜則同衾被

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一日為仇家陷於死罪當會建
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
事我往則奸狀自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
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辛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
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死於獄
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墓每一悲號
烏鳥皆翔集不去

置煦友愛兄熙兄嘗毆入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
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訴以待捕已而死
者蘇驚聞之煦以情告其人感嘆遂輟訟

元郭道卿四世祖以孝行著宋高宗紹興間有詔旌之鄉

里為立孝子祠元初盜起居民多走匿道鄉與弟佐卿獨守祠不去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鄉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鄉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羊仁廬江人元世祖遣將阿朮下江南仁與兄弟為亂兵所掠時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遣為良仁跡知其兄在睦州弟在邯鄲皆為役無恙乃百計經營懇資親故詣二家求贖之六年始得遂其志小大二十餘口復同居友愛篤全鄉里稱歎

虞集性孝友二親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繁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人皆稱之

劉廷讓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寘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繼母生三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自取荒瘠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耳肯無之

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祈居思達為開平王簿父

卒還家治葬事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可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不數年宅後榆柳為之連理人以為義感云

宗族

晉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廷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予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唐劉君良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中荒饑妻勸其異居乃易置庭樹

烏雛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貞觀六年表異其門閭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十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苛望遂為垂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宋陳競陳宣都王叔明之後居江州自昉至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

羣坐實室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

李昉治家有法子孫守之數世不衰閨門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韓琦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塚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檜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爲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沒也庫無羨錢寶無奇玩

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范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仲淹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何以報之哉

五倫書
呂公字伯直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寔顯內
外姻戚亦益多為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
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程珣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
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
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
姪既而女兒之女又寡公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以
歸家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
吳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十萬買田
號曰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
諸子無宅以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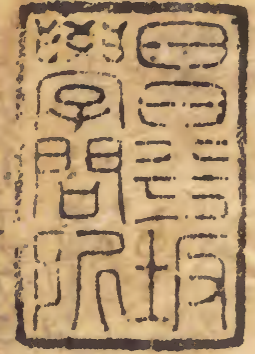
陸九韶九齡之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行夜
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
聽命焉歲選子弟分在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
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
率眾弟子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
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
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元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
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太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
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須
白者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

鴈行、上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
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
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

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
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
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
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
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王元伯鎮江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
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飲貯一庫室無私
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

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兄宣伯卒
即以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叔宜王之王元伯曰
姪宗子也姪宜王之相讓既及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
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五倫書

身道卷之二

五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including a large diagonal crease and faint circular stamps.

